

蘇長公外紀
三





蘇長公外紀六卷上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璞校定

考誤

元祐初魏王喪在殯秋燕太常議天子絕期不
妨燕蘇子瞻為翰林學士當撰致語上疏援荀
盈未葬平公飲酒樂膳宰屠劑以為非周穆后
既喪除喪景王以賓燕叔向議之以為君絕期
可以燕樂則平公景王何以見非余謂天子絕
期謂不為服也不為服則不廢樂太常之議是

矣以爲情有所不忍則特輟樂如屠蒯叔向之言可也不當便論絕期爲言如富鄭公母在殯而仁宗特罷春燕叔豈不重於宰相之母惜乎子瞻不知此也

說郭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雞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模倣不已司空

圖作容城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甘綠吉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托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爲之其製差異或以爲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余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爲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行有餘於文者不能爲也

黃柑江瑤杜傳載集中

作詩凡一篇之中亦忌用自相矛盾語東坡有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遊城門把關卒恠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評之云

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

朱承爵

東坡隔句對着意尋弼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頰飛虎頭或云結古髻字也退之序是長頸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唐庚

東坡游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

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畧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轍轍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躡空仰塗紵輅輪困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予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蓋坡公誤以霞爲少霞耳玄卿之文嚴整高妙非神仙中人嵇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

作容齋隨筆

四菩薩閣記云此畫乃先君之所嗜既免喪以施浮圖惟簡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况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而其末云軾之以是與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與初辭意蓋不同晚學所不曉也

容齋隨筆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臯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數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穡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

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据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憲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中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

由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容齋隨筆

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黃該洽有識蓋近世博雅之士也然其說頗務譏詆東坡云予嘗因論至川子月蝕詩誦其輕發矣又有八端皆近於蚍蜉撼大木招後人攻擊如正娛篇中機其用五十本蔥為種薤五十本發丘中即將為摸金校尉扁鵲見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為倉公飲上池鄭餘慶丞胡蘆為盧懷謹云如此甚多坡詩所謂挾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若用蔥為薤用校尉為中郎用篇鵲為倉公用

餘慶為懷謹不失為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案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四凶篇中謂坡稱太史公多見秦古書四族之誅死為無所攷據盧橘篇中謂坡詠枇杷云盧橘是鄉人為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蒲贊以為信陶隱居之言以為昌陽不曾詳讀本草妄為此說苦茶篇中謂周詩記苦茶為誤用爾雅荔枝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愛其體物之工而坡未嘗到閩中不識真荔枝是特火山耳此數者或是或非固未為深失然皆不必爾也最後一篇遂

名曰辨坡謂雪詩云飛花又舞謫仙簷李太白
本言送酒即無雪事水底笙歌蛙兩部無笙歌
字殊不知坡借花詠雪以鼓吹爲笙歌正是妙
處坐着青丘蠶澤芥青丘已蠶雲夢芥用芥字
和韻及以澤芥對溪蘋可謂工矣乃以爲出處
曾不蒂芥非草芥之芥知白守黑名谷正是老
子只云天下非名曰谷也如此論文章其意見
亦淺矣 容齋隨筆

余在蜀見東坡先生手書一幅曰黃幡綽告明
皇求作白打此亦快人意哉味東坡語似以白
打爲搏擊之意然王建宮詞云寒食內人長白
打庫中先散與金錢則白打似博戲耳不知公
意果何如耳 說郛

東坡用事多有誤號國夫人夜遊圖詩云當時
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陳後主張貴妃
名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
麗華也又東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謾一尊
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
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東坡作東昏侯用之
坡又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乃是

扁鵲又有詩云我今司馬能饒石余有中郎解
摸金而表記紀檄曹操蓋云發丘中郎摸金校
尉人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米與彌陀共一龕
褚遂良云一時清齋彌勒同龕也此類非一蓋
惟大材方可濶畧於人正不可學說郭
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
來照管不到爲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
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
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楊緝序點者三之
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

東坡老饕賦蓋文章之游戲耳按左傳縉雲氏
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從侈不可
盈厭聚歛積食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
置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說文曰貪財
爲饕貪食爲餮然則東坡當賦饕餮字爲是蔡萊

東坡記王凌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
忠臣也及司馬景王病夢逵爲祟因爲詩曰稽
紹似康爲有子郗超畔鑿似無孫如今更恨賈
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蓋怪梁道忠義之靈不
能自己其子元之惡按晉紀王賈所云者乃宣

帝名懿字仲達非景帝子元也

百家詩話

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其一云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鴈邊城暮雨映疎簾繡閣空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回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淚洒繡書恨見即其三云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似斷絃琴淮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南本其後有人題詩十餘首皆奇絕今記其三首然則此詩非東坡所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

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即叢話前集所載回文詩五首是也世以爲少游所作亦非也

百家詩話

東坡詩春濃睡足午窓明想見新茶如潑乳又云新火潑茶乳此論皆得茶之正色矣至贈謙師點茶則云忽驚午盞兔毫班打作春瓮鷺兒酒蓋用老杜詩鷺兒黃似酒對酒愛鷺兒然則茗色黃烏得爲佳茗矣今東坡前集不載此詩想自知其非故刪去之

百家詩話

古今人用事有趁筆快意而誤者雖名輩有所

不見蘇子瞻石建方欣洗踰厠姜龐不解歎蚍
蟻據漢書踰厠本作厠踰蓋中衣也二字義不
應可顛倒用魯直啜羹不如放麋樂羊終愧巴
西本是西巴見韓非子蓋貪於得韻亦不暇省
爾詩話總龜

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
路失玉鈎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
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鈎斜唐高宗東封有鶴
一馬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
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辯也 後山詩話

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臯問射雉歸來何以
得卿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臯如訓
往也非地名曰如臯坡誤用之耳僕觀古樂府
張正見毛處約江總等雉子斑詩暫往如臯路
似亦以如臯爲地名用知此誤非始於坡僕得
此詩後檢諸家詩注見趙次公引其間一詩乃
知暗合孫吳又觀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侍
臣曰吾且來如臯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
日如臯路能將巧笑回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鷓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

趙次公注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者非姓所
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坡不契勘耳僕
謂坡公不應如是之踈鹵恐言舊任西傳寫之
誤遂以任字爲姓字耳既是姓西何問新舊此
說甚不通應記儂家舊任西正此一字語意益
精明矣 呂氏蒙訓

東坡和劉貢父詩青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
此詩尤偉麗夫子註魁梧趙次公引前漢張良
傳贊注曰蘇林注梧音悟師古謂魁大貌也言
其可驚悟今人讀爲吾非也顏之說如此而先

生作平聲則別從已見爲義乎計魁梧者計度
其魁梧耳此趙次公所言也僕謂次公亦未深
考以梧爲吾非東坡自爲已義而計魁梧字亦
有所祖按後漢臧洪體貌魁梧注音吾故杜子
美詩曰魁梧秉至尊杜正用後漢意又按史記
張良世家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後曾文清詩
亦曰乃翁容貌計魁梧是又用史記意也二事
皆有所祖前後人皆用過安可謂坡公自爲已
義而無所本乎次公但見前漢所云未睹史記
後漢故爾僕又考之漢史之贊張良曰張良之

智勇以爲魁梧竒偉反若婦人女子此意正祖
趙人述孟嘗君之意趙人聞孟嘗君之賢出而
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爲魁梧然今觀之眇小丈
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又遠

陶隱居掛朝服神虎門事於當時本無意自是
欲棄官去尔蘇子瞻倅錢塘時作詩嘗用此事
後坐詔獄吏舉詩間所出子瞻倉卒誤記本傳
云見齊祚將衰欲去不敢以實對即謬言徃宮
鳳翔見壁間王嗣宗詩云欲掛衣冠神虎門先
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旋博黃牛教

子孫云詩事本此是作也舒信道諸人得之果
大笑以謂未嘗讀陶傳因釋不問故至今傳此
爲嗣宗詩後嘗再用云歸來適別陶弘景看掛
衣冠神虎門

葉夢得

李義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
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
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
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山谷道人讀此詩殊不
曉其意後以問東坡東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
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

怨清和按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春
心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
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其瑰
邁竒古信然

細素雜記

王子直詩話云東坡先生作筠歸真亭詩有會
看十字誅木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座不應見於
木杪指以爲病初不知亭在山半自下望碑則
龜趺正在木杪豈真在木上耶杜子美北征詩
云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豈亦子美之僕留
桂木末如猿猱耶

春渚紀聞

或問昔人謂東坡不喜史記信然乎愚曰東坡
何嘗不喜史記也子長史筆高視千古稍知文
墨蹊徑者莫不醉心况東坡乎觀其記李氏山
房曰余猶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不
可得幸而得之親手自抄日夜誦讀惟恐不及
夫旣稱老儒先生愛慕史記矣寧有不自好邪
又觀其海上與友人書曰到此抄得漢書一部
若再抄得唐書便是貧兒暴富也夫漢書唐書
皆憲章史記者也猶抄錄慶幸如此况於史記
寧不自好邪且荆公嘗稱坡公表忠觀碑似史

記諸侯王年表又既法其體為文矣非潛心領畧能若是哉

燕石齋補教英襟言

子瞻嘗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以為千載不蠲之惑而引李斯諫二世書有田常布惠施德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之言以明其不叛真一快也然不如司馬貞所辯為長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而有闕止以爭寵為陳恒所殺止字子我以與宰予字相涉因誤云然貞此言足以蠲千載之惑矣

子瞻豈未之見邪抑有所不然與

楊用脩引東坡跋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按希白乃潭州僧耳書家謂其有筆意而多率直無縈迴縹緲之勢楊以幼安為管寧以希白為錢易其孟浪殊可對也

已上燕石齋補

朱子言東坡南安軍學記有弟子楊觿而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名其疎乃爾

燕石齋補

蘇長公外紀六卷下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璩校定

玄理

舊聞靖長官賀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
章聖皇帝東封有謁於道左者其謁云晉水部
員外郎賀亢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巳而闕謁見
之大驚物色求之不可得天聖初又使其弟子
喻澄者詣闕進佛道像直數千萬張公安道與
澄游具得其事又有喬仝者少得大風疾幾死

賀使學道今年八十益壯盛人無復見賀者而
全數見之元祐二年十二月全來京師十許日
予留之不可曰賀以上元期我於蒙山又曰吾
師嘗游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作
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絕句以寄賀君年二十美
且都初得惡疾墮眉須紅顏白髮驚妻孥覽鏡
自嫌欲棄軀結茅窮山啖松腴路逢逃秦博士
盧方瞳照野清而臞再拜未起煩一呼覺知此
身了非吾炯然蓮花出泥塗隨師東游渡濊却
濊却密州水名山頭見我兩輪朱豈知仙人混屠沽

爾來八十胸垂胡上山如飛嗔人扶東歸
不敢渝新年當參老仙儒秋風西來下雙鳧得
棗如瓜分我無絕生長兵間早脫身晚爲元祐
太平人不驚渤澥菜田變來看龜蒙漏澤春曾
謁東封玉輅塵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宮夜奏公
名姓悵望雲霞縹緲人垂老區區豈爲身微言
一發重千鈞始知不見高皇帝正似商山四老
人舊聞父老晉卽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
蒙有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千古風流賀季真
最憐嗜酒謫仙人狂吟醉舞知無益粟飯藜羹

問養神

蘇公安期生詩引曰安期生世知其爲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與燕石齋補

蘇子瞻亦喜神仙元祐初有東人喬全自言與晉賀水部游且言賀嘗見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聞子瞻大喜全時客京師貧甚子瞻索囊中

得二十練印以贈之作五詩使全寄賀子由亦同作全去訖不復見或傳妄人也晚因王鞏又得姚丹元者尤奇之直以爲李太白所化贈詩數十篇待之甚嚴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爲其父所逐去事建隆觀一道士天資敏慧因取道藏徧讀或能成誦又多得其方術丹藥大抵有口好大言作詩間有放浪奇譎語故能成其說浮沉淮南屢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辨也後復其姓名王繹崇寧間余在京師則已用技術進爲醫官矣出入蔡魯公門下醫多奇中余猶

及見其與魯公言從子瞻事且云海上神仙宮
闕吾皆能以術致之可使空中立見蔡公亦微
信之坐事編置楚州梁師成從求子瞻書帖且
薦其有術宣和末復爲道士名元誠力詆林靈
素爲靈素所毒嘔血死

予昔夢食石芝作詩記之今乃真得石芝於海
上子由和前詩見寄予頃在京師有鑿井得芝
如小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若生予聞之
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追記其事
復次前韻云土中一掌嬰兒新爪搗定是肌骨

勻見之怖走誰敢食天賜我爾不及賓旌陽遠
游同一許長史玉斧皆門戶我家帚布三百年
祇有陰功不知數跪陳八簋加六瑚化人視之
真塊蘇肉芝烹熟石芝老笑唾熊掌嘖雕胡老
蠶作繭何時脫夢想至人空激烈古來大藥不
可求真契當如磁石鐵

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中或謂自然
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
微身居赤域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受
道於子微白日仙去子微著坐忘論七篇靈樞一

篇年百餘將終謂弟子曰吾居玉霄峯東望蓬萊嘗有真靈降焉今爲東海青童君所召乃蟬蛻而去其後李太白作大鵬賦云嘗見子微於江陵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元豐七年冬余過臨淮而湛然先生梁公在焉童顏清澈如二三十許人然人亦有自少見之者善吹鐵笛遼然有穿雲裂石之聲乃作水龍吟一首寄子微太白之事倚其聲而歌之曰古來雲海茫茫道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淨無爲坐忘遺照八篇竒語向

玉霄東望蓬萊晻靄有雲駕參風馭 行盡九州四海笑紛紛落花飛絮臨江一見謫仙風彩八表神遊浩然相對酒酣箕踞待垂天賦就騎鯨路穩約同歸去

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談道之篇傳世約數百千字皆能書其人之所欲言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真蓬萊方丈瀛州謫仙人也流俗方以造次顛沛秋毫得失欲軒輊困頓之亦踈矣哉山谷老人題 外集

東坡因與方士論內外丹仍有所得喜而曰白
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丹欲成而爐鼎
敗明日忠州除書到乃知出世間事不兩立也
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亦以世間事未敗故
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
有徵君輩爲我誌之

昨日太守楊家采通守張君規邀余出游安國
寺坐中論服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
去欲張云蘇子卿齧雪吞瓊蹈背出血無一語
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

窮海之上而况同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
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爲書之

澤手

子瞻在貴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

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蓋而黑色曰

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爲公言

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燕得此藥之力孫升

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壁上

稱回山人東老送出門渡橋不知所往或曰此

呂洞賓也僕見東老子偕道其事爲和此詩後

復與偕遇錢塘更爲書之回山人詩云西隣已

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
黃金散盡爲收書東坡和云世俗那知貧是病
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
覓素書又云淒涼雨露三年後彷彿塵埃數字
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阮一閱
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
古黃州獲一鏡周尺有二寸其背銘云漢有善
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月左龍右虎輔之其
字如菽大雜篆隸甚精妙白陽疑南陽白水之
陽也其銅黑色如漆其背如刻玉其明照人微

小舊聞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
少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二老僧出
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
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
金爲精金老僧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
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
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
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平生溺於黃白嘗
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

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中煨之鎔即傾出金沙俱不耗但其色深淺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

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不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隣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旣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餘年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爲脩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文秘其術

問之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爲聰道其
方大類扶風開元僧所傳然介未嘗以一錢私
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

子喻

神翁外傳云內相蘇子瞻初起知登州來求字
公書來王守三字又問學道之要公云閑好蘇
公見許道士求解字許曰經云赤書玉字勅乃
王命公作來字書則王命將下果召爲內翰復
出守揚州蘇公疑閑好之言再遣人求字公不
書後謫惠州遣子過求字公不見子由謂吾兄
信其言而不能也

公著龍虎鉛汞論寄子由云已令造一禪榻兩
大案明窻之下日專欲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
枚自二月一日爲首盡絕人事饑則食此餅不
飲湯水不啗他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
已午後畧睡一更卧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
采日有月采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論
龍虎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不著文
且一時束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
不接客不會飲皆無益也深恐易流之性不能
終踐此言故先作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慙於弟

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其果能不慙否此書既以自堅又欲以及弟也

上張安道養生訣云近來頗留意養生讀書延納方士多矣其法數百擇其簡而易行者間或爲之輒驗今此法特竒妙乃知神仙長生不死非虛語也其效初亦不甚覺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左右甚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畧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

海上道人傳心神守氣訣但向起時作還於作

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嘗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燈留

坡公嘗有脩丹贊云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鷄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茲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紹

聖元年十月二十日

春渚錄云東坡與山谷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

爲五祖戒和尚故額外詩云老父爭看烏角巾
應緣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义口獨立斜陽
數... 真戒禪師後身邪而謂山谷前身一
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山谷
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曰某前身誦法華經
志願後身作男子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
吾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某墓棺朽蟻
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山後即吾墓學士能啟而
除其蟻則腋氣平矣既覺訪視如言脩掩既畢
而腋氣遂除夫前後身事昔人記傳非一近代

亦往往不絕聽聞投胎換骨脫此而彼神識不
昏或有所寄然既鬼而人不當有二山谷之事
此有夢焉告者復誰一身而有鬼有人具兩神
識何言無理之甚也且山谷曾記刻石於涪陵
江間春夏水浸少摹傳者乃足飾其妄邪燕石齋補
東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禁得其人何朱子以
爲有此理余聞山中人云人先見虎即不怕虎
虎先爲人所見即怕人也如小兒有不怕虎者
由不識虎心不動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
中途遇虎更無避處曾聞人言虎識字遂以文

字與虎看而虎自去然虎寧有識文字理哉此
愚氓恃所聞亦自心不動故也青瑣高議鄆州
有追虎碑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
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別其家痛
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符隨吏
至府然則謂虎識字亦或有之邪

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
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人以袖障公叱虎使
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
鼠子敢爾本欲杖汝春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

道士慙懼而退

以上餘冬序錄

老泉詩序云至鄆都縣將遊仙都觀見知縣李
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
獸獵人終莫能害將有客來游鹿輒夜鳴故嘗
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余問而異之賦詩紀事

燕石

齋補

東坡謂文與可旣死崔公度於建康城中忽見
與可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
三疊如餅引至眉間公度大驚然則與可已得
不妄語菩薩道故出廣長舌能覆于面覆南瞻

部州一四天下能覆一千二千三千世界普覆
十方世界如金光明經所云矣 燕石堂補

以此斯文而未嘗失余固

燭漸入參莫謂害無有容來欲與神

具官云國以吾之辨至也山有真其

米泉指其云正體皆謀非幾也

長士

蘇長公外紀七卷上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璞校定

禪那

有室曰楞伽宋太子少保張安道自翰林學士
出守滁州一日入瑯琊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
匣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身蓋知
藏僧也寫楞伽經未終而化安道續書殘軸筆
跡宛然如昔元豐末東坡居士蘇軾過南都安
道出此經授軾且以錢三十萬使鏤板印施於

江淮間軾曰此經在他人猶爲希世之寶况於
公乎請家藏爲子孫無窮之福金山游寺主僧
了元謂軾曰印施有盡書而刻之明無盡矣軾
乃留金山元請代書之使侍者曉機走錢塘求
善工鏤板流傳四方乾道丙子主僧寶印卽軾
寫經處扁曰楞伽室

說郭郭垣

風篁嶺多蒼筤篠蕩風韻淒清至此林壑深沉
迴出塵表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
故叢薄荒密元豐中僧辨才淬治潔楚名曰風
篁蘇子瞻訪辨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

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處二老
來往亦風流遂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
子瞻紀之詩云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
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士爭挽留
去如龍出水雷雨捲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鼈爭
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媿師
爲遠公優送我過虎溪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
人永記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寧有別離憂

田汝成

東坡在惠州時其家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
爲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嘆曰惠州不在天

上行即到矣請書以行佛印因致書云常讀退
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之於主上者猶能
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太科登金門上玉堂遠
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世
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
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
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駮鴛鴦
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
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
處着衣喫飯處屙屎撒溺處沒理沒會處死活

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
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
世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
承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
前琢重琢重也又傳是王喬書錢世昭

哲宗問左右蘇軾襯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
行時帶一軸彌陀曰此軾生西方公案也唾玉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
更無礙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
墮冥漠之句則於理尚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

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
解我憂粗了一事大笑遜兒詩云中年忝聞道
夢幻講以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
者米消復那有米知主人苦苦令儂認認主人
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
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贈東
林總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
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此善
句雖宿禪老衲不能屈也 詩話總龜

東坡元豐末年得謂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

抵金山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王等

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以偈為獻曰

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

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林東坡拊掌稱善 詩話總龜

東坡求龍井辨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兄自覺

談佛不如弟今此文見藥城後集又天竺海月

塔碑以坡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

中事儒者談佛為蘇公所取惜火失其書翰 蘇

錢唐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時日

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即顧謂參寥曰某生平

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
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
卽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
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卽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
庶時爲僧雛侍側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
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卽北山君
謂顏魯公曰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詰其所
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鑑平生事非自所見者未
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

脉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脉
而信之如此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張來

仲殊嗜蜜思聰嗜琴東坡詩所謂招得琴聰與
蜜殊者是也仲殊善詞而小調尤勝如訴衷情
詠西湖詠夏景風流蘊藉不減少年然恐非蓮
社本色也

游覽志餘

雲閣黎者居寶山蘇子佐郡游寶山偶入方丈
小院聞然有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
對問其隣僧曰此雲閣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不
數月卒蘇子再往訪之弔以詩云雲師來寶山

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造
其室清坐忌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今
來復扣戶空房但颺颺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
留却疑此室中常有斯人否所遇孰非夢事過
吾何休 游覽志餘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
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汝試
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
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
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

人中景對曰隨他楊學士驚殺鮑將軍如此究
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
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游覽志餘

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唐訪之酒中子瞻令
官妓馬娉娉乞詩於參寥參寥口占云多謝尊
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粘泥絮
不逐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
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 游覽志餘

蘇子瞻嘗謂余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繫不
可以庶俗代之或有事至庭下則吾徒當以付

囑流通爲念與之闊略可也

張商英

皎然禪師贈吳馮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
只言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東
望西笑東坡代答曰寒時便懼熱時風饑漢那
知食藥功莫怪禪師向西笑禪師身在長安東
百解明珠

人間無漏僊兀兀三盃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
覺睡雖然無交涉其柰略相似相似向如此何
况真箇是余奉使關西見邸店壁上書此數句
愛而誦之故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既

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此老 言之心正與孟

子言人之性善何異 百解明珠

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二偈曰溪聲便是廣長
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
何舉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出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山谷曰此
老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筆端有口安
能吐此不傳之妙乎 冷齋夜話

蘇子由謫高安雲安時時相過有聰禪師亦蜀
人一夕雲安夢同子由聰迂五祖戒禪師既覺

語子由而聰亦至子由曰方與洞山說夢子今
來同說夢乎聰曰夜來夢吾三人迎戒和尚子
由曰世間果有同夢者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
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而坡至則以語坡
坡曰軾七八歲常夢是僧又先妣方孕時夢一
僧來託宿及謫英州雲遣書至南昌坡引紙大
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監玉局觀作偈答南
華長老曰惡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
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僊冷齋夜話
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時南

華珪首座方受請爲北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
須其至授之以爲他時語錄中第一問云斫得
龍光竹兩竿持歸嶺上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
水漲起江頭十八灘

東坡南遷有侍兒王朝雲請從行坡佳之作詩
有序云世謂白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枝詞佳其
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詩云春盡絮飛留不
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曰病與樂天相伴
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則樊素竟去也余有數妾
四五年間相繼別去獨朝雲隨余南遷因讀樂

天詩戲作此贈之云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
得伴伶玄阿奴絡秀方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
經卷藥鑪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姻緣丹成逐我
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僊蓋紹聖元年十一月
也三年七月朝雲卒葬於西禪寺松林中直天
聖塔和前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
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
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
近夜深惟禮塔中僊

穎沙彌書迹巉聳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

也老夫不復上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
不小尚留情詩句字畫間為兒戲事耶然此回
示詩超然真遊戲三昧也居閑不免時時弄筆
見索書字要楷法輒往數篇終不甚楷也祇一
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
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舶遇風
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
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
事冒此險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
預乘桴之游耳所謂無取材者其言不可聽切

切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
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東坡外集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
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
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
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藏經取
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
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王氏
亦不能子昔在坡下聞沂陽猪肉至美遣人置
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

客食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
大慚今王氏之猪未敗爾昔者買肉娼女歌或
因以悟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
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
唯唯

東坡云日者王實王寧見訪實韓持國少傅之
壻也因問持國安否實寧皆曰自致政尤好觀
伎嘗自謂人曰吾以癯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
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耳
君兄弟至親且舊願為某傳一語於持國可乎

寶寧曰諾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爲世訣乎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曰何也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蚤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

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其請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慾一物不芥帶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其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

子邁在東坡之側見所買放生盈軒蔽地或掉尾乞命或悚趨哀鳴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有侍妾名朝雲見邁衣衾有輓動視之乃蠶也妾遽以指爪隕其命東坡訓之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柰齧我乎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當捨而放之可也今人殺害禽魚之命是豈禽魚齧人耶妾大悟自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而已東坡舅氏諭之曰心即是佛不在斷肉東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

感易流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可

蟻音軟細虫動也

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通到市橋見生鶩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餘者幸作一杯羹今日我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悅我口雖腥羶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耳魯直曰我兄從權之說善哉魯直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闍老判自揣摩何如子瞻

聞斯語愀然嘆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被閻
老之責乎

黃魯直

師民瞻詩注云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
父與之游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爲
留數月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
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
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
內翰言下卽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係玉
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
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生

公擬議未卽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
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襜相報因有二絕
公次韻答之余嘗聞廣溪天寧泰長老話其事
泰云是時在金山挂塔目擊公與元老問答如
此余故叙於題下使後人知其本末云病骨難
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
故與雲山舊衲衣冷齋夜話云先生悟其前生
爲戒禪師常衣衲衣故云北夢瑣言云裴休嘗
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自以爲不爲俗情
所得可以說法爲人此帶闕人如傳舍流傳到

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傳燈錄云萬曰法雲公者虢州人也姓張氏唐
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師八九歲時言其兄戍
安西歸持信朝往夕返萬餘里故號萬回唐武
后賜以錦袍玉帶

專人遠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
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百凡粗遣更不
能細說大畧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住
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中菴糙米飯喫便過一
主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

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
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
相知者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聞
千萬爲道善愛自重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爲東軒長老其壻
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
山出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亦作一絕送客
出門歸入室趺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一絕一
以荅予以荅慎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
次慎韻君到高安幾日回一時得數舊塵埃贈

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余送東軒長老

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資目擊

須知千里事同風慎老和東軒只是虛空樣何

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無處著雪堂自有老

師兄紆詩擔頭挑得黃州籠行過圓通一笑

開却到山前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回子由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底處覓窮通偶留一呷

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余和慎詩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為非

又策別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為

之詞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

以鉅萬計此何為者耶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

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

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澆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

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果東

坡於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

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

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放億

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得不如散廩

東坡泛頴詩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劉須溪

謂本傳燈錄按傳燈錄良价禪師因過水觀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總錄

東坡舍利塔記畧曰大雄氏真身舍利乃戒定慧重脩所成其滅後百年周厲王時東天竺國有阿育王造寶塔八萬四千貯釋迦文佛真身舍利請邪舍尊者放光遣神光所止處布於四天下禹貢荒服之內凡十九所而四曰鄮山當其一自晉迄今歷千九十七年為阿高王寺太

康中獵人劉薩訶病死見梵僧指往會稽舍利塔處懺悔乃甦因與僧惠連至會稽竭誠徧禱一夕聞鍾聲隱隱響地中又二宿聲漸近遲明寶塔湧出地上于是諸天花雨萬姓歡欣其塔高尺有四寸廣七寸體質殊異莫辯其何物中懸小金磬覆如蓋徑可寸許舍利綴于磬之中圓轉不定初見似水晶珠其大如芡實已如彈丸已加大如瓜如車輪五色變幻光彩射目不可迫而視之或見如大桐子白色或見如椒豆大青色或無所見由晉梁唐宋皆有銘刻其事

甚奇姑據其畧云 燕石齋補

子瞻作大悲閣記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鳴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彼佛菩薩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 燕石齋補

東坡叅玉泉皓禪師師問尊官高姓坡曰姓稱稱天下長老輕重師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坡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坡題自己照容

偈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燕石齋補五燈會元

蘇長公外紀七卷中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璩校定

調謔

秦少章嘗云郭功甫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
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
分坡曰十分祥正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
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直方詩話

南岳李岩老好睡眾人食罷下碁岩老輒就枕
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坡

蘇長公文集卷中
言詩
曰岩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全無一物歐陽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百斛明珠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適子瞻自外來子厚摩其腹以問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續前定錄

劉貢父一日問於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

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
續前定錄

坡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談錄云韓康公絳謝事後自穎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寬夫錢穆父蘇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讌有新寵魯生

者舞罷爲游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
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一絕窻搖細浪魚吹日
手弄黃花涼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教明月
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事康公大喜坡
曰但恐他姬廝賴故云耳

詩林廣記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
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筍而食器
之覺笋味勝問其河名東坡曰玉版此老僧善
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方悟其戲
胡荅溪云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檜詩根到

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東坡
荅云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
是也獄吏爲之一笑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竒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
者投牒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
舊廬東坡即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
觀袖中出疏使晁无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
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
之事去作無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
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

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回
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鍾鼓之聲以文
爲戲一時咸慕其風

燕石齋補語林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
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
妻柳氏絕兒妬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
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
手心茫然河東獅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
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容齋
靈隱寺僧名了然戀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鉢

蕩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
往秀奴弗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
蘇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於僧臂上見刺字云
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子瞻見招
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這個秃奴脩行忒煞雲
山頂上空持戒只因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
無柰毒手傷人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何在臂
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

曹處斬

委巷叢談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

吊暮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爭引
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
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論曰司馬諸孤不得
受吊子瞻戲曰頤可謂糗糟鄙俚叔孫通聞者
笑之 劉延世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
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
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爲當
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
笑 費襄

坡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
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
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坡笑
曰途中遇章子厚乃回反耳 燕石齋補語林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
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
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
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微
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堪良久見于便
坐有一萹蒲盆畜綠毛龜東坡云此龜易得若

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
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伶人
敬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
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
覺費襄

韓子華玉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
下侍郎甚有爰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
俄持國罷政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旣不成三相
堂可即名二相公廟耳

東坡自元祐初起知得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
郎召到途中偶遇當時獄官獄官甚有媿色東
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
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曰何功
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獄吏推
驗不誣遂得免良久牽一牛至獄吏曰此牛觸
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數人
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獄吏牽一人至曰此人生
嘗殺人幸免死今當還命其人蒼皇妄言亦有
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
共知汝爲人黃何功之有左右交訊其人窘甚

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費棄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退從者而

入有僧憑門熟睡東坡戲云髡闍上困有客即

荅曰何不用釘頂上釘宋呂居仁

東坡在黃即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自牧一

牛一日牛忽病幾死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

王夫人多智多經涉謂坡曰此牛發豆斑療法

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嘗舉似章子厚

云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

猶能接黑牡丹也俗呼牛為黑牡丹子厚曰我更欲留

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遂大笑

而別宋葉真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正可稱家有無

草草相聚不必過為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

晶飯坡至乃設飯一盃蘿蔔一樣白湯一盃而

已蓋以三白為晶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毳

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苦比至日晏並不設

食穆父餒甚坡笑曰湯也毛飯也毛蘿蔔也毛

非飯毳而何穆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

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別去

子瞻與姜至之同坐友宴姜先舉令云坐中各
要一物藥名因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其故曰
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若非半夏定
是厚朴姜詰其故子瞻曰非半夏厚朴何以曰
姜制之燕石齋補

東坡與溫公論事公之論坡偶不合坡曰相公
此論故爲驚廝踢溫公不解其義曰驚安能廝
坡曰是之謂驚廝踢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不
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問曰鳩字從九從

鳥亦有證據乎坡云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
和爺和娘恰似九個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
謔也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令同
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
人相得歡甚同游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爲祟客
不敢宿子厚宿山魃不敢出招仙游潭下臨絕
壁萬仞岸甚狹橫木如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
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
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

淳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爲換鵞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鱗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撰著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語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宋趙德麟

東坡云余飲少輒醉卧則鼻鼾如雷傍舍爲厭

而不知也一日因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予廣利王來請端明余被褐履草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意不知在深水處有頃豁然明白其所詣水精宮殿相照耀也其上則麗日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觀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廣利王少間冠而出從者二青衣余對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歡且喜頃南溟夫人亦造焉少間出素絞綃文餘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淮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

位尊河伯拜祝融為異號恍惚聚百恠三氣變
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紅梅赤虬噴滂湃家
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以償我
債寫竟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傍一簪冠
水族謂之鱉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
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歎曰到處被鱉相公廝

父觴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劉調之曰幸早
從客子瞻曰柰這事須當歸各以三果一

真皇既封訪天下隱者得祀人楊朴能為詩召
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言
微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盃酒再莫猖狂
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
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
不能送見余出門皆哭余無以語之顧妻曰子
獨不能如楊朴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老妻不
覺失笑余乃去

山谷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筍歸明
日春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

蘇東坡詩集卷中
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石燕

補齋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余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傍出一吏云不妨不妨此是喚醒他

東坡自海還過惠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迎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情

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携酒饌直至水次送登舟執手泣涕而別且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相見

子瞻贈惠通詩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爲無酸餽氣也聞者皆笑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技其間有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特所鍾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爲四句云舞袖踰躑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

風雨寒妓頽然不悅而去影搖千尺龍蛇動聲
撼半天風雨寒乃石曼卿松詩也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師林子中作郡守有會
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
坐呈東坡東坡索筆為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
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
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水肌那解老從此南
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時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
八字於句端也 詩話總龜

東坡嘗舉坡字用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

東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東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
來一日為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
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
知辛苦為誰甜東坡性喜嗜猪在黃岡時嘗戲
作食猪肉詩云黃州好猪肉價賤如糞土富者
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
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此
是東坡以文滑稽耳後雲山散錄載黃昇日食
鹿肉二斤自晨煮至日影下西門則曰火候足

矣乃知此老雖煮肉亦有故事他可知矣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由果甚酥因
問主人此名為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爲
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又潘長官以東
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煮水也他
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
腰間唯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煮水更覓君家
爲甚酥李端叔嘗爲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
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觀此
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擢御
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
便姦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

後山詩
話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
於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
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
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
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東
坡七歲黃州任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
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

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
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
節盡歡而散

徐黃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
謨書所謂十三十四皆有俊性者是也嘗出先
生醉墨一軸字畫歌傾龍蛇飛動乃是張無盡
過黃州而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携其一往
壻家爲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
由令妻公即續之爲小賦云道得徵章鄭趙往
稱孫姜閻齊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

於未清之寓三英粲兮旣暮而張夫人復還其
一還乃閻姬也最爲徐所寵公復書絕句云王
筍織織揭繡簾一心偷看綠羅尖使君三尺氈
頭帽須信從來只有簷

先生在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坐客見
於傳錄者多矣獨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灑翻
而語特有味云今日與數客飲酒而純臣適至
秋熟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無賊任
見大王旣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鄰耕牛適病
足乃以爲刳飲旣醉遂從東坡之東直出至春

草亭而歸時已三鼓矣所謂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與客飲私酒宰耕牛醉酒踰城犯夜而歸又不知純臣者是何人也豈亦應不當與往還人也

元祐二年北虜賀正使劉霄等入賀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馬而公馬小蹶劉即前詢曰馬驚無苦否公應之曰啣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劉貢父舍人滑稽辨捷爲近世之冠晚年雖得大風惡疾而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也一日與元

生擁爐於慧林僧寮謂坡曰吾之隣人有一子稍長因使之代掌小廨不逾歲偶誤質盜物資本耗折殆盡其子媿之乃引罪而請其父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庶幾可成以雪前耻也其父大喜即擇日具酒肴以遣之旣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所恃以爲窮年之養者子也今子去我而游學儻或僥倖改換門戶吾之大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子細看莫更和却賊詩狼狽而歸也蓋譏先生前逮詔獄如王晉卿周開

祖之徒皆以和詩爲累也貢父語始絕口先生
即謂之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及魯會有召夫子
食者既出而羣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
也我曹父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能
乘夫子之他出相從尋訪親舊因之閱市否衆
忻然許之始過闌闌未及縱觀而稠中人望見
夫子巍然而來於是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蹕
越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爲濶步顧
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
過已而羣弟子因有之爲避孔子塔蓋譏貢父

風疾之劇以報之也

儂后山叢說謂世以癩疾

中刑人所經幢又云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

各遂共呼之爲避孔子塔尤明白

東坡公元祐時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
有標目殆遍也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
一日相與共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
方卸巾地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蘇惠州嘗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遂遍歷侍
從而作詩每爲不知者咀味以爲有譏訕而實
不然也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
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

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興也蓋取毛鄭孫詩分六義者又云願君不忘鄙言

某謫監黃州市征有一舉子惠簡求免稅書札稍如法乃言舟中無貨可稅但奉大人指揮令往荆南府取先考靈柩耳同官皆絕倒

張來

大通禪師者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一日挾妙妓謁之大通愠形於色公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妙妓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今

日叅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睫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游覽志餘

蘇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矣有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爲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游覽志餘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
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
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太瀛海中中國在
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
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
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
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
九月十二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
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

心麪作槐芽温淘糝裹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薦
以蒸子鶩吳興庖人斫松江鱸既飽以廬山康
王谷蘆泉烹曾坑鬪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
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東坡在
儋耳獨有二賦而已

曲洧舊聞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
美叔每見以此爲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
一時魁舊往往爲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
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
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

我耳美叔默然坡浩歎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
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
你遂相與大笑而起 曲洧舊聞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
爲人救止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嘗與子
厚詩有万丈仙人出森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之
語子厚謂其譏已頗不樂 說郭

曩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
必求土物何以應之秀曰鷺城清風鶴嶺明月
人人送與典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

去每人與一紙但問道此是言法華裹頭有夾

福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爲里人療疾駭邪
僕嘗傳呪法當以授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
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

書韓李詩云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
飲酒一杯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
書飄然落岩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爲

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
韓愈崛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

仙也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
簾看奕碁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僕言公禪
人亦復能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
江瑤柱豈免一朵頤哉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
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曠微官窮制作某不
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
如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
牛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

荅迄不爲變黨伐之論於是浸開黃岡之貶蓋
不特坐詩禍也

岳珂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
率以談譎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
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有一對曰三
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
國中無能屬者有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
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
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
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

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和謹闕而言 兩
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 仁祖之廟諱使臣
出意大駭服旣又有所談輒爲坡逆紋使自愧
弗如及白溝徃反齟舌不敢復言他 岳珂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
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
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徃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
曰吾輩不肖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請妙總
大士看此一轉語 此見志林
有材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相

過村校喜延坐其妾起爲壽且乞詩東坡問所
買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爲詩其畧曰侍者方
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此老滑稽於文章
如此

東坡常令門人輩作人物不易賦或人戲作一
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
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初士大夫效東坡頂高
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 王直方詩話

洗兒戲作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悞一生
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燕石齋補

蘇長公外紀卷下

蘇長公外紀卷下

蘇長公外紀七卷下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璫校定

風流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天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游舫已粧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

蘇長公外紀卷下

蘇長公外紀卷下

嶠頭舫夾道青烟雀尾爐誠熙世樂事也

西湖游覽

餘志

有美堂在鳳山之頂左江右湖舉陳目下子瞻九日泛湖而魯少卿會客堂上妓樂合作子瞻從湖中望之戲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珠簾捲落暉水沉烟斷珮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通德乃趙飛燕女史後為伶玄妾魯公使事已完不回朝家有美妾故子瞻譏之一日子瞻會客堂上妓樂

合作周長官邠同數僧泛湖戲以詩子瞻因和二首雷雷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履穿山翠惟見輕撓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又云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晝卧客書裙歌喉不共聽珠貫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歛鸛鷺軍憑君遍遶湖邊寺漲淙晴來已十分

西湖游覽志餘

軒渠錄

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搥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紀姓下紀事云 侯鯖錄

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道春與進士許毅野步會意處飲之且醉作詩以紀適參寥使使欲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友庶使知余未嘗一日忘湖山也

趙成伯家有姝麗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負此春雪謹依元韻以當一笑繡簾朱戶未曾開誰

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 俗云檢韻

詩三何如低唱兩三杯 世傳陶穀學士買党

水烹茶清效日先家應不識此妓曰彼翁人矣

有此景但能於袖中淺斟低唱飲羊羔

兒酒耳聞然莫嫌其相映須得纖腰與共

回知道文君隔青瑣梁園賦客敢言才 谷來句義取婦

人而已罪過罪過 立春日病中邀安國仍請率禹功同來僕雖不

能飲當請成伯王會某當杖策倚几於其間觀

諸醉笑以發滯悶也

余始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意

杜甫詩坐看君傾

蘇東坡詩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意

頗以為恨今將適嶺表過臨城道中天氣肅然
西山草木皆可數忽悟笑曰余南遷其必返乎
此還之衡山之祥也作詩志之逐客何人著眼
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
山解釋韓

余嘗遊三遊洞時有亭吏乞詩既為留三絕句
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
復授以長篇庶無媿於三遊洞矣以上燕石齋
簾曝偶談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
串意余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傅大

士唱金剛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以小
楷書其下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滿庭芳亦
不惡也然朝雲今為惠州土矣惠州志有朝雲
墓守墓者百餘家至今清明奠饋如祀先祖陳仲

補

秋色佳哉想有以為樂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
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

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于
此間得少佳趣

蘇長公外紀八卷上

明琅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璞校定

書畫

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輟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為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輸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

關輪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而紹興之初余於中貴任源家其所藏幾三百軸最佳者有徑寸字書宸奎閣記行書南遷乞乘舟表與酒子賦又於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畢少董處見自虜中還得責呂惠卿詞於王信仲家人針篋中續仲永處見海外祭妹德化縣君文與余世寶東坡先生無一錢詩醉草十紙龍蛇飛動皆非前後石刻所見者則德麟趙文嘗跋公書後有翰墨稽天發乎妙定之語爲不虛也

可遠

晁文元公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乃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爾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書中孟嘉自可默識也

東坡云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發之也張長史懷素得草書三昧 聖宋文物之盛未有嗣之惟君謨頗有法度然而未放心與東坡相上下耳

曲洧舊聞

潘延之謂子由曰尋常於石刻見子瞻書今見

真跡乃知爲顏魯公不一嘗評魯公書與杜子美詩相似一出之後前人皆廢若予書者乃似魯公而不廢前人者也

文與可云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跋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

捧腹絕倒也

黃魯直云草書祇要有筆霍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爲過之跋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學

兵法之過也學卽不是不學亦不可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杜幾先以此紙求余書云大小不得過此其意不問工拙但恐太費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賣菜之語無以耐其失言當乾沒此紙也

宗人鎔貧甚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瑞以五百千購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而其人則吾之所耻也書此遺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價如是不亦鈍乎吾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

跋山谷草書云墨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它日黔安當搥腹軒渠也

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

也宋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綫若東坡此帖信可謂云爾矣

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篙者百指篙聲石聲犖然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哀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作一事何如且作字乎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爲世外之游及將赴中山傳正贈予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韋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在焉相與談傳正高風歎息久之始

蘇長公外紀卷上
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鬚筆傳正所贈易水供堂墨錄本以授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

坡公次魯直韻題李伯時畫王摩詰詩云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欲覓王右丞還向五字求詩與畫手蘭菊芳春秋又恐兩皆是分身來入流燕石齋補入

元祐二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

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憇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憇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魯直跋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

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
瞻此語是真相知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
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
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麗書遍乃已性好酒然不
能四五卮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
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
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已後皆山谷
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今世號能書
者數家雖規摹古人自有長處至於天然自工

筆圓而韻勝所謂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巳觀於沙市舟中同觀
者劉觀國王霖家弟寂向小子相

東坡此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
又兼董孝子碣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
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
周云三尺安在哉前王所是以為律後王所是
以為令予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也往時柳
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

塗說者亦多以爲然今日觀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敬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書及見之耳余書自不工而喜論書雖不能如經生輩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義味曠百世而與之友故作決定論耳

山谷

東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此乃其天性往嘗於東坡見手澤二囊

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爲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手澤袋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

山谷

東坡先生常自比於顏魯公以余攷之截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草正書風氣皆畧相似嘗爲余臨與蔡明遠委曲祭兄濠州刺史及姪季明文論魚軍容坐次書乞脯天氣殊未佳帖皆逼真也此一卷字形如東方朔畫贊

俗子喜妄譏評故具之

山谷

此一卷多東坡平時得意語又是醉困已過後書用李北海徐季海法雖有筆不到處亦韻勝也

余嘗論右軍父子翰墨中逸氣破壞於歐虞褚薛及徐浩沈傳師幾於掃地惟顏尚書楊少師尚有髣髴比來蘇子瞻獨近顏楊氣骨如牡丹帖甚是白家寺壁百餘年後此論乃行爾

山谷

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踈踈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

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爲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價百餘年後想於其風流餘韻當萬金購藏耳盧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也

山谷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舛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書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它人終莫能

及爾山谷

東坡道人書尺牘字字可珍委頓人家蛛絲煤尾敗篋中數十年後當有千金縣購者元符二年壬申涪翁題

子瞻作何事及州字豈所謂柳家新樣元和脚者乎然亦是西子捧心鄰女不可學也

蘇公長年書筆力豪壯兼李邕徐浩之所長士大夫乃以爲不如少時書此陽春白雪難爲和者耶山谷

東坡先生書溯東西士大夫無不規摹頗有用

意精到得其髣髴至於老重下筆沉着痛快似顏魯公李北海處遂無一筆可尋丹陽高述齊安潘岐其人皆文藝故其風聲氣俗見於筆墨間造化語言想像其人時作東坡簡筆或能亂真遇至鑒則亦敗矣不深知東坡筆用余言求之思過半矣東坡書彭城以前猶可僞至黃州後制筆極有力可望而知真贗也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乙未早發峽州舟中書山谷

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絕塵唯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間瞠若不識子

瞻獨謂爲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與黃魯直愛
而不知其惡皆此類豈其然乎比來作字頗髣
髴魯公筆勢然終不似魯公暗合孫吳耳山谷評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
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
味尤工於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
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鄰或問其故荅曰吾欲
假其縑素學書耳於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
假之一端酬二百錢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
自得於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

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
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
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
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
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
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爲平日書
莫及也友正既未嘗仕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
其書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石林避暑錄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
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

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余嘗論二王以來書藝超軼絕塵惟魯公楊少師相望數百年若親望見逸少又知得手應心乃輪扁不傳之妙晚識子瞻評子瞻行書當在楊顏間子瞻極辭謝不敢雖然子瞻知我不以勢利交之而爲此論

余極喜顏魯公書時時意想爲之筆下似有風氣然不逮子瞻遠甚子瞻昨爲余臨寫魯公十數紙乃如人家子孫雖老少不類皆有祖父氣骨近見安師文有臨祭濠州刺史伯父文甚有妙處所謂豪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也

本朝字書惟東坡魯直元章然東坡多卧筆魯直多縱筆米老多曳筆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如黃庭樂毅洛神則不能矣

倪正父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鐫最爲善本吾鄉程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

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鷺之論後乃爲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止可比羊欣耳第六卷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下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

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安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按庾亮及弟翼俱爲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蓋指翼前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容齋隨筆

王右軍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青出於藍也

東坡與余俱學顏平原然予手拙終不近也自平

原以來惟楊少師蘇翰林可人意耳不無有筆
類王家父子者然余不好也

王履道評東坡書云世學公書衆矣劔拔弩張
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恣態橫生
不矜而妍不束而嚴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
如甘雨之霖森疎掩映熠熠如從月之星紆餘
宛轉纏纏如縈繚之絲恐學者所未至也二公
之論書甚妙然端叔之語亦當以初寮之說終
之乃無憾也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

苟能通其意常意閑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
云吾先君子豈欺吾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
之氣發於胸中而

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
嫵媚之態而端冕乎其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
喜二王書晚乃喜相不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
子不知妄謂學徐浩以笑觀此則知初未嘗規
規然出於翰墨積習皆

徐會稽之濁在跛偃李北海之濁在欹斜跛偃
之弊流而誤吾坡公欹斜之弊流而爲元章父
子矣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
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
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
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趙子固評
予撰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鼠鬚筆李庭珪里
皆一代之選也舟師不遠萬里來求予銘予亦
不孤其意紹聖三年正月外集坡老人書

塔銘小字如季海得意時書書雖工拙在人要
須年高手硬心意閑澹乃入微耳庭堅題

東坡書真行相半便覺去羊欣薄紹之不遠予
與東坡書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昂雖造物之鑪
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
會稽晚年沈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蓋天姿
解書比之詩人是李白之流

東坡書初法顏平原其行書類楊凝式維摩經
帖吾友吳原博又宗坡翁策勛翰墨間則魯公
真傳在鹿場居士矣此醉翁操經李梅亭八印
所識知是至寶予細察其轉折間滯而不暢不
能無鐵石之疑然其紙似嘗入水豈爲蛟龍所

吞吐而然耶大雅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
豈特典刑而已

李東陽

北鄙之夫居鄰大閱之場旬朔見大將軍帥數
百士入場校獵數騎張弓發矢馳馬回旋幾匝
鼓進而金退頃刻而止曰戰陳如是已甚則轡
桑折柳效之自以爲不大相遠一旦此將軍統
十萬衆出塞橫行匈奴中魚麗鶴列喻忽開闔
變化若神戈矛弓矢之具擊刺向背之法與向
來故步如不相關者鄙夫見之然後魄隕魂越
始知兵法乃如此今之學坡書者故未嘗見其

高法使觀此帖其隕越失措何可免也帖在練
川沈文家因出共閱輒附此語何日相與請正
於閣老延陵先生必有教吾二人者

祝允明

長公王仲儀哀辭淡黃綾界蘭亭行書前題武
寧軍節度推官蘇某體度莊安氣象雍裕中和
大成書之聖者也

祝允明

右蘇文忠五帖其一與郭廷平二與中玉提刑
廷平不知名提刑不知姓所言報答小事外獻
蠓帖極言蠓之美至令叔黨勿宣傳北方君子
恐求謫海南以分其味蘇鈞秀才帖言歛研發

墨滑潤雖非絕品亦不必他求閔仲叔不以口腹累人公人品絕世豈以一蠔祕於人大率寄其高逸之韻如以啖荔枝欲作嶺南人游事竒絕而不恨死皆此意也然復以此望於人可見其視世滿目皆同志君子也即品研之旨亦然何其閔博廣大至如此帖在朱子儋所後一紙爲黨題郭熙平遠三絕氣度正爾與乃公相綴屬尤可敬愛

祝元明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溪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

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黃筌畫飛鳥頸足皆收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畫師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撫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

士突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跋畫苑云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笥出出汗牛馬明牕淨几有坐卧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觀子瞻書

跋南唐剔耳圖云王晉卿嘗暴得耳龍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咎之云君是時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

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校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魯直跋右軍斫臙圖云徐彥和送此本來云是王石軍斫臙圖予觀此榻上偃蹇者定不解書蘭亭序也右軍在會稽時桓温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計此風神必有崑崙之姿耳永思堂書東坡又跋云謝安石人物爲江左第一然其爲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譏誚殆欲痛

矣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萬與桓
 温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
 書生見五十萬紙足了一世舉以與人直異事
 耳本傳又云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
 比季倫逸少聞之甚喜金谷之會皆望塵之友
 也季倫之於逸少如鷗鳶之於鴻鵠尚不堪作
 奴而以自比决是晉宋間妄語史官許敬宗真
 人奴也見季倫金多以為賢於逸少今魯直又
 恠畫師不能得逸少高韻豈不難哉余在惠州
 徐彥和寄此畫求余跋尾書此以發千里一笑

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東坡居士書

書鄭君乘絹紙云僕謫居黃州鄭元與君乘亦
 官于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
 陽酷好君書屬予多為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
 其人亦善用筆落筆洒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
 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
 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
 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
 云

僕素不喜酒觀正父醉士圖甚畏執杯持耳翁

也子瞻題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
子瞻所題發噓絕倒子厚書熙寧元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母清臣家再觀
醉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爲予噓也持耳翁余
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見
當復一噓時與清臣堯夫子由同觀子瞻書酒
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
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游潭况於此而知
味乎宜其畏也正父赴豐國時子厚令進武復
題此以繼子瞻之後已酉端午後一日

土直方詩話云歐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
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
見詩如見畫東坡作韓幹畫馬詩云韓生畫馬
真是馬蘇生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
詩此畫誰當看又云論畫求形似見與兒童鄰
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又云少陵翰墨無形
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
騏謾爭馳余以爲若論詩話於此畫矣每誦數
過殆欲常以爲法也

元祐間黃秦諸君之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

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搏菹之儔咸列焉博者
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六而一猶旋
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濃
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
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多效閩人語邪
衆賢恠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
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
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咲而服

岳珂

陳直躬高郵人也坡有題所畫鴈二詩云野鴈

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
者是也而无咎集中有和蘇翰林題李甲畫鴈
二首乃用此韻不知何謂也

畫繼

鄔陵王三簿未審其名長於花鳥東坡有書所
畫折枝詩二其一云論畫求形似見與兒童鄰
爲詩必以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
清新邊鸞寫生趙昌花傳神如何此兩幅疎
淡合精勻誰言一點紅鮮寄無邊春二云瘦竹
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
雙翎決時起衆葉紛自舉可憐採花蜂清密寄

兩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君能詩寄
聲求妙語 畫繼

李世南字唐臣安肅人明經及第終大理寺丞
嘗與晁无咎同試諸生无咎有求橫幅長篇又
有題扇詩蓋長於山水也東坡亦嘗題其秋景
平遠云人間斤斧日創夷果見龍蛇百尺姿不
是溪山曾獨往何人解作掛猿枝野水參差落
漲痕踈林欹倒出霜根浩歌一棹歸何處家在
江南黃葉村予嘗見其孫皓云此圖本寒林障
分作兩軸前三幅畫寒林坡所以有龍蛇姿之

句後三幅畫平遠所以有黃葉村之句其實一
景而坡作兩意又浩歌字雕本皆以為扁舟其
實畫一舟子張顧鼓柁作浩歌之態今作扁舟
甚無謂也 畫繼

予嘗取唐宋兩朝名臣文集凡圖畫紀詠考究
無遺故於羣公畧能察其鑿弱獨山谷最為精
嚴元章心眼高妙而立論有過中處少陵東坡
兩翁雖注意不專而天機本高一語之確有不
期合而自合者杜云妙絕動宮墻則壁傳人物
須動字始能了請公放筆為直幹則千丈之姿

於用筆之際非放字亦不能辨至東坡又曲盡其理如始知真放本細微不比狂華生客慧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非前身顧陸安能道此等語耶畫繼

予瞻高名大節照映今古據德依仁之餘游心茲藝所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倪石皴亦奇恠如其胸中蟠鬱也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或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耶雖文與可自謂吾墨竹一派在徐州而先生亦自謂吾為墨竹盡得與可之法然先生運思清拔其

英風勁氣來逼人使人應接不暇恐非與可所能拘制也又作寒林嘗以書告王定國曰予近畫得寒林已入神品雖然先生平日胸臆宏放如此而蘭陵胡世將家收所畫蠨蛸屑毛介曲屈芒縷無不備具是亦得從心不踰矩之道也米元章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貼觀音紙壁上起作兩行枯樹恠石各一以贈之山谷枯木道士賦云恢詭譎怪滑稽於秋毫之類尤以酒為神故其觴次滴瀝醉餘嘖呷取諸造物之爐錘盡用文章之斧斤又題竹石詩云東

坡老人翰林公醉時吐出胸中墨先生自題郭
祥正壁亦云枯腸得酒牙角出肺肝槎牙生竹
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寫向君家雪色壁則知先
生平日非乘酣以發真興則不爲也 畫繼
文勛字安國元祐末作太府寺丞福建漕東坡
跋其畫扇云道子畫西方變相觀者如堵作佛
圓光風落雷雷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
國作方界畧不杼思乃知傳者之不謬
何克秀才不知何許人能寫貌坡有贈詩云問
君何苦寫五言真君言好之聊自適

雍秀才不知何許人坡有詠所畫草虫八物詩
詩意每一物譏當時用事者一人如升高不知
回竟作拈壁枯以比介甫初來花爭妍倏去鬼
無跡以比章惇今詩與畫俱刊石流傳于世又
作畫捕魚圖贊載集中 畫繼

子瞻嘗爲趙景仁作竹篠怪石一紙余贊之曰
趙景仁守宗祊游軒冕有丘壑彈鳴琴撫歸雀
蘇仙翁留醉墨 山谷題

東坡墨戲水活石潤與今草書三昧所謂閉戶
造車出門合轍 山谷題

前輩訪人不遇皆不書壁書壁自東坡始遇訪人坐久候人未至則掃墨行

回黃野出望林以出介浦所來莽淨散列法與
精意每一吟齋當報用事者一人收長高不味
兼亦不味何指入然亦精液清草更入然精



